

夏夜

◆王新智

乡情



太阳一坠入西山深深的沟壑，天幕就由紫蓝、灰黑变成了浓墨一般。屋檐下的灯亮了，场院一天里最舒服的时刻到了。

鸡已经飞上架，缩着脖子回顾着白天觅食的经历，间或为偷食了场院晾晒的麦粒而发出快意的咕咕声；老猫慵懒地躺在厨房边的石条上，四肢舒展，那是饱食后的养精蓄锐；狗儿收起了白天追猫撵鸡的疯劲，到小孩堆里伸舌头去舔被太阳晒黑的小胳膊，讨关注。孩子们不耐烦地推开毛茸茸的狗，他们正在筹划怎么玩。狗无趣地摇着尾巴走向场边，靠着不再发烫的碌碡趴卧下去，头却高高地扬着，耳朵猛地竖起来。孩子们的游戏开始了。

翻筋斗。看戏里的演员在舞台上翻来翻去，腾云驾雾，咱也过把瘾。只有一两个翻得像回事，两手伸展，侧身着地的瞬间，两脚蹬地用力腾起，在空中画一个弧线，落地，起身，继续

翻。长大后才知道，那叫侧身翻，根本和戏里的翻筋斗挨不着。大多数孩子身子半趴在地上，两手撑地，两脚用力向身体的另一侧甩过去。孩子们自以为很像个回事，心里是美滋滋的。

推车车。一个人趴下，两手撑着地，另一人将他的双脚抬起架在腰间。趴在地上的人双手当作脚向前行进，看谁先到终点。常有胳膊撑不住的，趴在地上做狗熊状，推他的人就生气。趴着的人抹一把淌着汗水沾了黄土的脸，起身说：“你能，你来！”于是，换了角色，继续追赶，一般都是落后到终点。也有赢的，对手就会指责他们犯规。几个围在一起吵吵嚷嚷不休。正好铡完草的哥哥放下手里的农具，把架子车竖起来，卸着轮子。他们蜂拥过去请哥哥评判。哥哥懒得搭理，将卸下的车轮抓着轴单手举起来。他们的小脑袋后仰着，眼里露出崇拜的

神情，嘴里“哇”的一声尖叫，都跑开了。

那边，几个女孩子在跳皮筋。身体轻盈地跟着欢快的儿歌在皮筋两侧跳跃。“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兰开花二十一……”不知什么时候，一双大手拉着她们一起跳，抬头一看，是邻居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她们一声“新娘”，叫得新媳妇喜笑颜开。

院子里，婆和母亲笑了。父亲在厨房和厦屋间铺开一张席子，母亲把饭端来放在席子上，招呼孩子们吃饭。

“三子，回来喝汤！”隔壁的四婶喊。“虎娃，赶紧往回走。”沟那边赵家的大娘扯着嗓子叫。

“我喝我七婆煮的麦仁呀！”

这边两个稚嫩的童声异口同声地回应。

星星不知什么时候在天上亮起来，繁密地挂满了黑色的天幕。燕子在屋檐下稍作徘徊，进巢哺育小宝宝。几只蝙蝠从低空掠过。又把架子车放下来铺上席子做了睡榻的哥哥头枕着双臂，说：“明儿不会下雨吧？”“怕是后晌会有雨。”父亲在房檐台上砸吧着早烟，烟锅像天上的星斗一明一暗。

“唧唧唧唧”、“嗷嗷嗷嗷”地虫欢快的合奏里，青蛙偶尔“呱呱”地伴唱几声。玩累了的男孩女孩在婆的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听着婆讲的故事进入了梦乡……

脾气福气

◆石兵

福气与脾气，是完全不同的事物。脾气一定不会产生福气，福气求而不得常常会催生脾气。

脾气大的人会伤身伤心，那些闷气没有随着脾气的爆发而消失，反而生出了更多的纠缠。脾气发给他人会让人记恨，脾气发给自己会让自己内耗。脾气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会

让一个人疲于应对，无法产生任何积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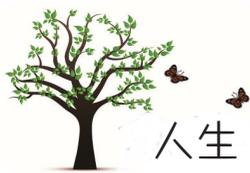
有福气的人往往没有脾气，不是看不明白，而是不再计较。那些发脾气的原因，究其根源，无外乎吃了亏上了当，无非是不平衡不冷静，对自己不满的境遇产生了负面情绪，脾气便取代了福气。有福气的人有另一种处

理方式，风物长宜放眼量，不争一时之短长，控制住脾气，福气就来了。

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才会急躁烦恼。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方法，心平气和就能解决问题，一个人会得到宝贵的成长经验，也会感到满满的成就感。其实，这就是福气。

含着金钥匙出生，未必能打开幸福之门，自己打造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所有紧闭的门，才是幸福之道。只有自己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也只有自己才能生成自己的福气。

脾气与福气本是一体，只是彼此对立所以此消彼长。收敛脾气，是找到福气的第一步。



人生

月亮

◆万毅

银光闪烁的天河
挥洒一轮琉璃灵妙
星星眨着眼睛
亲近天上的月亮
好像牛郎织女相会
沐浴似水的温柔
缠绵 优雅 恬静
把爱语心思诉说
近了近了，又远了
如痴，如醉

微风轻轻拂过
拂动我思绪
知了弹奏琴音
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梦幻吧，是时候了
月光下的月亮
不知你深邃的眸子里
是否也会锁我入屏
眷念，无穷
听风，风脚步匆匆

流星拖着智慧之光划过
也想留下瞬息明亮
魂牵的月光
滋生了夜的漫长
思恋的闸门瞬间敞开
一幕幕熟悉的影子
记忆里轮回的往昔重叠
解说痴心的追求
远了远了，又近了
如梦，如幻

沿着诗意的梦境
恍惚间缥缈若仙
青蛙敲响鼓点
空气中丝缕的芳菲
静谧了时光
空旷的视野广阔无垠
不知我潮湿涌动的心
能否触及你清晰的气息
融化，永恒
问云，云默默无声



诗歌

种菜的日子

◆胡小燕



生来就是乡下孩子，长大后依旧在乡下工作，离土地很近。对土地的那份热爱与眷恋，已深深融进血脉里。所以，当学校宣布要把操场西边那片荒地划分给老师们种菜时，我心里的那个兴奋劲甭提了。

菜地划分好后，我就动员全家上阵，一起开荒。石头瓦砾太多，得用锄头刨出来，土质太瓷实，得深耕细耘。开垦之后，施一遍肥料就正式种菜了。最初用的

菜苗，多是吕叔给提供。他家住在我任教的村子里。屋后有一大片菜园，一年四季鲜蔬不断。每年春天，都是吕叔家的菜苗育好之后，分给我一些。他也时常开着三轮车来帮我栽种。

对于我来说，种菜是一项挑战。刨一会儿地，松开锄把，手掌现出几个水泡，生疼生疼的。这磨出来的茧子，就当是劳动奖章吧！手磨水泡，戴上手套，又接着刨。要想把地种好，一锄一锄，一

起一落，除了老老实实在地干，没有任何捷径可走。这也是我爱土地的一个原因。它公正，无私，又考验着人的意志。

春天里，栽下幼苗，要施肥、松土、拔草，还要除害虫。有些蔬菜，比如豌豆、西红柿、黄瓜、豆角，等它们长出茎蔓，还得搭架子。这些活路，不种菜不知道，亲自种了，才知其中的琐碎与辛苦。

夏季是蔬菜生长的旺季。西红柿、茄子、辣椒、黄瓜，都开始挂果了。太阳越来越毒辣，要及时浇水，颇费气力。这时，野草也长得旺，为了不让它们和蔬菜争抢泥土里的养分，就得经常锄草。小草异常顽强，总除不完，弄得人不得不一次次在太阳下低头，挥

汗如雨。

种菜的这几年，也是我流汗最多的几年。但是，我感觉流汗时的自己比平时更有力量，更坚强自信！我默默地想：纵使人生清贫，只要脚下还有一方热土，我们依然可以抛洒汗水，去耕耘去翻种，从而收获一个自给自足的人生。

夏天，各种蔬菜陆续开花结果，长势喜人。闲暇的时候，去菜地走走，随手摘根黄瓜，水龙头下一冲，就可以吃了。脆生生的，清爽可口。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感觉生活是那么有滋有味。

这些盛夏的果实一直结到秋天。等结完了，就重新翻地种下蒜瓣、小葱，播种上白菜、菠菜、萝卜。等到冬天，整个菜地绿茵茵

的，没有一点萧瑟之气，满目生机，令人精神焕发。

种菜的日子是辛劳的，也是充实和快乐的。土地和蔬菜用各自的精气神，重塑我们的身心。在劳动中收获，在收获中感恩。而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来的。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去年，学校的劳动基地建成，每个班都有了自己的菜地。这下子，身为班主任的我，不但要种自己的菜，还要领着孩子们一起种菜。虽然辛苦了一些，但我觉得值得。正如基地里悬挂的那幅标语上写的：劳动是一切知识的源泉。我衷心祝福孩子们，能在劳动中认识生活，亲近自然，学得真知！